

如何「捍衛漢語寫作的尊嚴」？

21位作家簽約「大益文學院」 造就文學清流

第15屆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」上月在廣州揭曉，「雲南王」詩人于堅憑藉《朝蘇記》摘得「年度傑出作家」桂冠。《朝蘇記》首發於2016年9月創刊的《大益文學》第一期《慢》上，為于堅最新長篇散文力作。從廣州領獎回到昆明一周後，于堅及全國20位作家與《大益文學》出品人「大益文學院」簽下了「賣身契」（于堅自嘲）。大益文學院院長陳鵬承諾，簽約作家稿費千字千元、甚至千字一千五百元或更高，其在法國和西班牙的作家創作營首先對簽約作家開放，「要捍衛漢語寫作的尊嚴」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



中國文聯名譽主席、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、中國筆會中心會長丹增(右)，成為大益文學院的簽約作家。

雲南普洱茶知名企業創辦的文學院，為什麼要簽約一批全國知名作家？「大益」高層在「文學的寒流」中發出了春天般的溫暖，稱簽約「能很好地降低和作家的溝通成本，為大益文學書系提供高質量的稿件。這不只是一紙合同，更是心靈之約，希望每一位作家都用心去創作，使大益文學成為文學的一股清流，培養忠實的大益讀者群。」

簽約的作家包括丹增、于堅、馬原、王祥夫、耿占春、張慶國、陳蔚文、趙蘭振、學群、陳集益、李達偉、溫文錦、嚴前海、唐棣、顧拜妮、林為攀、水鬼、重木。丹增作為中國文聯名譽主席、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、中國筆會中心會長，非常重視與大益的簽約。他發表演講時稱，大益集團創辦了文學院，出版「大益文學」書系，自己也成了大益的作家。大益堅持做高投入、低回報的文學事業，充實了文學，除了社會擔當，還有文化擔當；文學就是最大的公益。希望「大益文學」書系把好稿件質量關，做到「人無我有，人有我優」，把「大益文學」做成精品書系，形成鮮明獨特風格，在內地文學出版領域脫穎而出。



作家簽名出席「文學有大益——大益文學與文學的未來」研討會。



「大益書系」已經推出《慢》、《城》等先鋒文學作品。

學期刊接近萬種，品種繁榮的背後是氾濫，每天收到20多本刊物，翻一遍要花很長時間，但感覺作品質量不高。辦文學刊物要研究自己的讀者，要選好的作品、經典的作品。著名詩人于堅笑稱，文學是用語言和上帝博弈，是一場和上帝的賭博，寫作者都盼着好運，獲得成功和物質回報。而他自己選擇了寫作，是陷入一種迷狂，那些更高級、更舒適的事也不能打動，自己在寫作中感到非常的滿足。于堅還說，這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。這個時代給我們的回報太卑鄙，太可恥了。我們在寫作的路上需要供養人，大益文學院就是我們的供養人，大益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。導演唐棣稱，他做影視是為了保

文學現狀：很多刊物的時代 談及時下文學的現狀，丹增說，全國的文



作家于堅的全新長篇力作是《朝蘇記》。

護文學，保護他的寫作，因為他的寫作找不到人供養，他就用電影供養自己。有很多小說作家直接轉行做了編劇，這是一件很冒險的事，內地很多編劇也不能保障自己的生活。而且，寫劇本會敗壞小說寫作，寫小說是創作，寫劇本是組裝。說到文學，唐棣稱真的沒從文學中得到任何回報：「現在有千字千元的稿費，但我參加一個電影首映，車馬費都不止一千塊，我在微信、豆瓣轉發一條消息得到的報酬都比寫一千字得到的報酬高。但我一直堅持寫作，苦巴巴地寫下去。」

文學困惑：神設置智慧盡頭

在「文學有大益——大益文學與文學的未來」研討會上，諸多簽約作家對文學的現狀與未來發表了真知灼見。

趙蘭振：「我是不承認先鋒寫作的，一個作家只要在寫作，他就永遠是先鋒，作家喪失了先鋒精神，就不能稱其為作家了。我的小說就是反映我所看到的現實。說到困境，我覺得神創造了人，但給人設置了智慧的盡頭，向你昭明他的存在。我覺得寫作的高度跟你的閱讀有關，你閱讀到哪個高度，思考到哪個高度，決定你的寫作能到哪個高度。我為什麼選擇寫作？寫作對我來說是我的宿命、我的命運，我的寫作就是記錄、證明我存在過的痕跡。關於寫作，我的經驗是：很多作家都在說一個故事、千篇一律的故事，你就要拒絕這樣的故事，因為小說的最終目的是要把讀者拉進你構建的以假亂真的世界中，而不是通過具體真實的事件，去發現一個什麼意義。」

顧拜妮：「作者和文學之間是有Wi-Fi的，雖然Wi-Fi看不見、摸不着，但只要連上了，即使微弱的

Wi-Fi也有文學的反映。我覺得文學是有未來的，會有更多人加入，也會有更好的作品出現。」

文學未來：文學發展需自由

王祥夫：「先鋒文學應該是精神的自由。現在文學形勢不夠樂觀，我們這一輩老了，新晉的80後、90後需要講真話的機會。寫作這麼多年，我愈發覺得自由是文學發展的必需。」

馬原：「一個時代會有波峰也有浪谷，現今就是這樣一個浪谷，我對現代文學不太樂觀，現在是絕對低潮。純文學在今天的境遇很慘。上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是有讀者的，但今天沒有了閱讀者。80年代的先鋒是去打破思維的定勢，大益文學應該把重心放在吸引讀者的眼光。我們這一輩人的寫作與時代有一些隔閡，我們的時代正在過去。未來的文學將會是什麼樣子，前景怎麼樣不知

道。希望新的先鋒作家們能夠有新的讀者群，讀韓寒、郭敬明也是可以的，他們的文學和我們的文學已經不是一個東西了。」

林為攀：「文學是小眾的，如果大眾就不是文學。先鋒就是沒有任何套路，什麼觸發我，我就是什麼。不要刻意迎合讀者，荒誕而非照搬現實，這才是小說。」

于堅：「語言極其神秘，是神的佈局。只要有人類存在，只要還有人有表達的需要，語言就有不可替代性。西方是上帝的，中國是語言的；西方是宗教，中國是詩教。西方的語言沒有存在感，中國的有存在感，同時又是神秘的。寫作不是單一的，是個人一連串感受的結果。西方和中國的感受也是不同的，中國人把太湖石搬進庭院，成了一件作品，但中國人不說那是作品，它是神靈的存在，神的代表，道法自然。」

嚴前海：「寫作是一個挑戰的進程，困境肯定是有的，而且每個人能達到的高度也不一樣。具體說到小說，我認為小說要歸到語言表達的不可重複性，要做到影視不可取代，才是文學以後的路徑。」



作家黃堯。作家耿占春。作家馬原希望先鋒作家可有新的讀者群。作家陳鵬。

東西 余綺平

女魔頭

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最近增建男女共用廁所，專供變性人士使用。此事在英國社會掀起軒然大波，其中女權主義者的抨擊聲響徹雲霄。英國著名女作家、女權主義者威爾頓(Fay Weldon)認為，那些男變女者，只不過是因為「追求時尚和迷戀華麗女服」，她這番說話猶如火上加油，令事件一發不可收拾。

威爾頓1983年推出書籍《女魔頭的愛情生活》(The Life and Love of a She-Devil)一舉成名。該書後來被BBC改編成電視劇，奪獎無數；1989年更拍成電影《女人心海底針》(She-Devil)，由梅麗史翠普(Meryl Streep)主演，轟動影壇。此電影被譽為「揭開女權運動第二浪潮」。

該書描述主婦露芙遭丈夫拋棄，她發奮圖強，通過學習和整容，身心煥然一新，然後進行復仇大計。露芙原本身形粗壯，像男人一樣，她不惜做手術將腳骨切斷四吋，拚命減肥，變得嬌小婀娜。

露芙更狠心地放火燒掉自己的大屋，迫使丈夫逃走兒女，讓情婦照料。沒有了孩子拖累，露芙專心求學上進。她學懂會計簿記，盜取了丈夫公司裡的客人資料，從中偷竊巨款，陷害

丈夫入獄；他的情婦則精神崩潰。女魔頭露芙名成利就，還買下情婦的香閨，廣結後男，生活風流。

《女魔頭》的書和電影，已成為女權主義者必看的經典之作。事隔34年，威爾頓終於寫了續集，上月出版，名為《女魔頭之死》(Death of a She-Devil)。

威爾頓和書中的露芙同齡，今年84歲。威爾頓在1999年完成《大女人》(Big Woman)一書時曾經承認，她小說裡許多人物和她的人生經歷相似，她寫書像寫自己的回憶錄。如今《女魔頭之死》要回顧一生，為後事作準備了。

威爾頓自小讀書成績出色，大學研讀心理學，畢業後，曾任職英國外交部，負責撰寫宣傳稿。時值東西方冷戰，她的宣傳單張經常在波蘭撒播。

威爾頓與一搖滾音樂人未婚懷孕，她不肯結婚，卻堅持生子，孩子交由母親照顧，她繼續



1989年電影《女人心海底針》海報，梅麗史翠普飾演情婦。網上圖片

做她的女強人。後來與一教書老先生結婚，據她說，他們沒有性愛，丈夫默許她另交男友。

威爾頓的一生獨立自主，從不依賴和恭順男人。她作為女權主義者先鋒，如何替「女魔頭」安排後事？小說續集裡，露芙的23歲孫兒泰勒，風流倜儻；但他失業，對社會充滿怨恨，覺得自己懷才不遇。他認為女性有優勢，在社會上佔盡便宜。

露芙教導孫兒成魔，鼓勵他變性做女人。露芙說：「男人要奪權，但又沒法打贏女人，惟有加入女人群。」她認為男人轉了性，始能改變他的社會地位。

現代女性工作勤奮，經濟獨立，無須對男人低聲下氣，她們的勢力逐漸強大。露芙說，她們對男人的粗暴言行，更甚於當年的男對女。女魔頭的復仇計劃，已經大功告成。

《女魔頭之死》書裡，露芙勸導孫兒說：「你羨慕女人是沒用的，你惟有去做被人羨慕的女人。」變性後的孫兒，繼承祖母衣鉢，發揚女權主義。

中國三大男高音港曲贈知音

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，香港歌劇院與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日前在文化中心大劇院呈獻「中國三大男高音」音樂會，獲包括香港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城中名人出席。在福建交響樂團伴奏下，三大男高音包括國際著名男高音暨香港歌劇院藝術總監華華倫、巴伐洛堤在亞洲的唯一弟子、國家一級演員戴玉強及國家一級演員、上海歌劇院藝術總監魏松，聯同香港歌劇院合唱團及三位女高音龐勵齡、林穎穎及劉卓昕獻唱多首名曲。



是次音樂會的演唱歌曲豐富多彩，中西合璧，甫開場即由香港歌劇院合唱團成員獻唱港人耳熟能詳的金曲《獅子山下》及《香港始終有你》。此後，三大男高音一開場便為觀眾送上《我和我的祖國》，博得觀眾熱烈掌聲。三大男高音選唱世界名曲，包括庫爾蒂斯的《重歸蘇連托》。而在音樂會後半段，三大男高音的中國歌曲聯唱包括《在那遙遠的那方》、《鳳陽花鼓》、《達坂城的姑娘》及《東方之珠》，更掀起全場高潮，三人的歌聲響徹大劇院。全場演出在兩小時後結束，三人均寄語香港的明天會更好。

採訪：朱慧恩

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(右三)開場前跟中國三大男高音聊天問好。彭子文攝